



江苏泗洪一初中生被打死事件调查



本报记者 李超
实习生 曹慧茹

“要是后悔药就好了！”十多天前，江苏省泗洪县育才实验学校初二学生小月(化名)亲眼目睹了同一年级的同学被打死。一开始，她以为是社会人员打架，并没有上前制止，而是事后选择了报警。这让她至今懊悔不已。当她看到打人者身上穿着的校服时，那名同学已倒在地上，行凶的是几名同龄人，“也许就是短短一两分钟，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打架像电脑里的血腥游戏

对泗洪县学府文苑的居民王平(化名)来说，7月14日，气温一下升到35摄氏度，户外烈日炙烤，“外面的人很少”。中午11点40分，王平透过家里的窗户看到，院子后面的草地上，一个高大强壮的黑衣男子，正在用木棍殴打一个白衣男子。旁边围着五六个穿着白色衣服的男子。王平一开始以为是家长在训斥孩子，但他后来看到一个穿着育才实验学校校服的男生上前劝阻，却被打人男子捆了两记耳光。

差不多同一时间，育才实验学校初二学生小月看到这一幕，因为有人穿着校服，她赶快拉着妈妈报警。“从头到尾就没听到救命声。”小月回忆，那个男生倒地后，已经不会动了，随后被一个胖胖的打人者拉到后面的停车场上的阴凉处。当时，劝架的男生看到倒在地上的朋友快不行了，就拉着打人的男子，喊“快没气了，你看怎么办”。那名男子转身到旁边的小卖铺买了一瓶矿泉水，浇在倒地男生的脸上，见没有反应，说了句“没气了嘛！”，然后就把瓶子扔在一边，和其他几名男生跑了。

小月后来才知道，那个被打的男生是育才实验学校初二12班的李晓松(化名)，劝阻的是同班的小文(化名)，打人者是附近明德学校的学生王某。

回忆起这一幕，小月感觉就像是平时同学经常在电脑里玩的某个“血腥游戏”。现场聚集了多位附近居民，有人给李晓松按人中穴，没有动静，然后给他做人工呼吸，抢救无效。

120救护车赶到时，李晓松已经停止了呼吸。当地警方也在事发不远处发现了打人使用的木棍。

现场参与报警的一位女士难过地说，她当时并没有觉得打架会这么严重，会有这么残忍的结果。

当日，泗洪警方网上发布通报称，2015年7月14日12时许，县公安局110报警台接群众报警称“县城某学校附近有人打架”，辖区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受害人李某某(男，未成年人)受伤倒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工作，今日14时许，涉案嫌疑人均被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之中。

中学生“江湖”

作为目击者的小月说，很多同学喜欢玩网游，其中很多都是网络暴力游戏。她一直觉得，可能同学们在电脑上玩了很多枪杀、决斗类的血腥游戏，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暴力行为。

当日下午2时左右，警方在泗洪县体育馆附近的游泳池找到了几名打人者。他们在打完人后，就来到游泳馆游泳。

小文的父亲孙先生介绍，事发前一晚，李晓松就和该校二年级一名朱姓同学打架，两人此前有矛盾。随后两人约好在第二天中午再打一次。

当时，他们正值在学校补课，所在的育才实验学校宿舍区维修加固，学生吃饭、上课在本校，住宿在对面的泗洪中学。午饭后，住校生可以出校门到泗洪中学午休。

李立(化名)是李晓松的好友，在他的印象中，这里的学生打架经常到集校外社会人员参与，打架现象并不少见。他说，小文和死者李晓松是同班同学，他们



泗洪育才实验学校门口。

本报记者 李超/摄

还是结拜兄弟，有6名男生结拜，李晓松排名老三，所以大家都称呼他“三哥”。李晓松成绩还不错，对人很好，讲义气。平时，会与别人发生小矛盾，但大都是闹着玩，或者很快与人和好了。但对于朱某那样的调皮学生，他从来不服软，也不会甘心受欺负。

李立说，当日中午，朱同学找了好朋友王某等几人。王某也是“非常重兄

弟义气”。据王某的邻居介绍，王某早年父母离异，一直跟随母亲，顽皮捣蛋。但大家没想到，孩子会把人打死。

小文父亲孙先生说，李晓松倒地后，儿子小文上前抱住他，没想到儿子也被教训了一顿，其后背有多处被打伤的痕迹，脑后有两大包，后来，专门送到医院CT检查，结果无碍。“孩子未满14岁，

这次也有了心理创伤，希望对孩子将来不要有影响，也希望他早点走出来。”

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次联系李晓松的父亲李先生，对方表示并不清楚李儿子与朱某是何种矛盾。李晓松的班主任则未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

超级学校的“隐暴力”

李晓松家住泗洪县半城镇，离开县城

校园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反思 我国法律在纵容“小霸王”吗

本报记者 谢洋

“贵州15岁学生被同学围殴致死。”“江西永新县初中生围殴一女生，脚踹掌掴逼下跪。”

“安徽阜阳一中学生玩手机被没收，喊人围殴老师。”

……

近段时间以来，中学生恶性施暴事件频频见诸媒体。“国内法律对此类事件判得太轻，违法成本太低，导致类似案件层出不穷”的声音也日渐响亮。

我国的法律真的对“校园小霸王”太纵容了吗？“依法治校”究竟有多难？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的背后，到底是社会链条的哪些部件在运转中出现了问题？

“我翻遍了所有的法律，没有办法处理他”

提起两年前发生在学校的女老师被毆事件，广西柳州市A中学的王强(化名)校长仍心有余悸。

上课铃响后，女老师陈霞(化名)多次提醒学生魏鹏(化名)注意课堂纪律，不要拍桌子。可魏鹏依然我行我素，陈霞生气地说：“你这种状态，难怪你爸也讲你教不好。”听到这话，魏鹏抄起板凳就向老师扔去。陈霞当场被砸伤流血。这一事件也在校内外引发强烈反响。

“听到这事，我顿时觉得老师真的是弱势群体。”联想到不久前发生在柳州市十五中的初二男生打伤教师事件，陈霞的同事黄老师说。

王强校长介绍说，学生伤师事件发生后，经校方做工作，学生家长赔了钱，孩子道了歉，老师也表示原谅肇事者，但事情并未因此而平息。有许多关注这一事件的老师认为，发生这样侮辱教师人格的事，怎么可以没有任何惩戒，那将来再有学生伤师，也就赔点钱道个歉就完了？这

不是助长不良风气嘛！

但让王强为难的是，如果从学校的管理出发，该如何处理这个学生呢？

“那段时间，我几乎翻遍了所有的法律条文，没有办法处理他。”王强说，如果学校开除这名学生，就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学校只能追究他监护人的责任。被打老师没有达到轻伤标准，不要说刑事案件，连普通的治安案件都算不上。

在王强看来，魏鹏做出打老师这样出格的事，很大程度上是一时冲动造成的。他事后也表现出悔改之意。对学校管理者而言，校园里那些长期欺压同学的“小霸王”，结成小团体更让人头疼。

A中学是柳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外地户籍的学生占到80%以上。由于家庭教育缺失，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社会认知和处世观形成偏差。王强记得他刚调到这所学校没几天，就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去领人——有学生在外面偷东西被抓了。

为了管好这些学生，防止出事，A中学在人事机构编制上作了重大的调整，专门成立了一个综治办，由一位副校长牵头，配备两名中层干部和两名干事，把安全、法制纳入其管理。“对我们学校而言，这个部门比政教处还重要。”王强说，每天学校的行政干部都要实行每课逐查制。课间，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还要在教学楼走廊和男厕所执勤。之前很多老师不理解学校的这种做法，但出了学生伤师事件后，大家也觉得很有必要了。

学校管理再细、监督再严，也很难杜绝校园暴力，因为大部分的青少年暴力斗殴、欺凌事件都发生在校外。“校外发生的事没法管到，但是现在一旦发生事件都是回过头来追究校方的责任。”王强说，比如网上经常曝光的学生校外互殴视频，

实际上属于社会治安系统的问题，但通常追究的都是学校的责任。为了不出事，这些年，有的学校春游不搞了，运动会也不搞了，“作为校长天天提心吊胆，很紧张，怕出事，这不应该是校长应有的心态”。

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

前不久，中国留学生在美群殴同伴，被美国司法部以绑架、折磨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终身监禁的新闻一经媒体曝光，立刻有人感叹美国执法之严，要知道学生打架这类事件在我国顶多校外处罚。

我国的法律真的在纵容“校园小霸王”吗？

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余阳表示，基于不同的法律渊源，中国属于成文法国家，美国属于判例法国家。比如在我国认为很轻的、纯属民事范围内的侵权，美国可能就构成犯罪。英美法系规定袭击罪，入罪门槛很低，不像在我国，故意伤害一定要达到轻伤才构成犯罪。

余阳介绍说，对于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教育、拯救、感化为主，惩罚为辅，其目的是为了拯救有过失的未成年人。对于很多情节比较轻微的案件，都是以当事双方调解沟通，化解矛盾为主。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是对一些较轻罪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人民检察院暂不起诉，对其进行监督考察，根据其表现，再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目的是给犯轻罪的未成年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有利于使其接受教育，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志愿者进行了介绍，让青年了解、理解并愿意参与其中，既解答了青年的问题，宣传了团的工作，也倡导了网络文明新风，鼓励青年通过网络传递正能量。

平台设计之初，考虑到青年留言的多样性，有部分留言涉及网友的隐私，“江苏青年之声”回复后并不公开，只有留言网友本人登录才能看到，让青年觉得安

心、贴心。“江苏青年之声”平台还具备数据分析功能，对于青年提出的普遍性问题进行汇总，阶段性地总结分析青年关注的点，便于团组织有针对性地为青年提供相关服务。

“对共青团而言，互联网思维就是如何更好地融入青年，服务青年，为党做好

新形势下的青年群众工作。”团江苏委书记万闻华说，“‘江苏青年之声’互动社交平台为我们提供了把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求在网络空间里具体化、有形化的路径。真正使共青团走进青年之中，成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同时更让青年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有获得感。”

把“严”的标准和“实”的品格立起来。能够为党做朝气蓬勃、面向未来的青年工作，是人生的幸福。广大团干部要乘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的东风，以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务实进取的精神风貌，以引导青年健康成长、带领青年建功立业的优异业绩，作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在法律服务体系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的措施。比如学校没有办法开除他，那可以要求他在学校里做一些事情，比如负责打扫学校道路两个月等要求，这样既能帮他反省自己，也能做对社会、学校或者被害人有益的事情。

在现实中的很多校园暴力案中，施暴学生可能不到法定年龄，既不能开除，也不能走刑事程序。

何挺认为，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规定的刑事司法制度以外可以参与，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要依靠社会工作者，对施暴者进行心理的、日常行为的矫正，并了解哪些因素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原因。

校园暴力对双方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是被施暴的一方，可能会产生厌学情绪、对学习和以后的发展可能有很大影响。西方国家比较多地使用恢复性司法。如双方可以组织面对面交谈，被害人可以提问“你为什么选择打我”，因为他被打的时候可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对他可能是一种必须要走出来的心理阴影。

何挺说，针对已经发生的、没有达到打人致死程度的校园暴力，对于恢复双方因这件事导致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是有帮助的。大多数实施暴力的未成年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个过程对他本身也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可以请双方父母加入，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做法与家庭日常教育的关系以及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对别人家庭造成的影响。

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的措施。比如学校没有办法开除他，那可以要求他在学校里做一些事情，比如负责打扫学校道路两个月等要求，这样既能帮他反省自己，也能做对社会、学校或者被害人有益的事情。

何挺说，针对已经发生的、没有达到打人致死程度的校园暴力，对于恢复双方因这件事导致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是有帮助的。大多数实施暴力的未成年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个过程对他本身也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可以请双方父母加入，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做法与家庭日常教育的关系以及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对别人家庭造成的影响。

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的措施。比如学校没有办法开除他，那可以要求他在学校里做一些事情，比如负责打扫学校道路两个月等要求，这样既能帮他反省自己，也能做对社会、学校或者被害人有益的事情。

何挺说，针对已经发生的、没有达到打人致死程度的校园暴力，对于恢复双方因这件事导致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是有帮助的。大多数实施暴力的未成年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个过程对他本身也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可以请双方父母加入，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做法与家庭日常教育的关系以及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对别人家庭造成的影响。

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的措施。比如学校没有办法开除他，那可以要求他在学校里做一些事情，比如负责打扫学校道路两个月等要求，这样既能帮他反省自己，也能做对社会、学校或者被害人有益的事情。

很多学校对法制教育往往都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青少年法制教育亟待加强。

“我们的教育太片面追求应试成绩了。”林伟认为，学校教育最起码应当培养出人格健全、遵守社会法制、懂得回报社会的人。如果教育出来的学生都是高分低能、不懂得遵守社会规则的人，这样的教育就偏离了方向。像复旦研究生投毒事件、马加爵杀害宿舍同学事件的发生，都说明很多学生即便是读到大学了，仍缺乏基本的法制观念。

从事法制教育多年，林伟特别感慨的是，法制教育在学校历来都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一般学校搞法制教育，就是请公检法部门搞送法进校园活动，一年组织几场校园讲座，没有作为必修的课程，学生就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活动轰轰烈烈做了，普法教育的效果却很难入脑入心。

柳州市教育局的一位领导对这一现象也直言不讳，很多单位到学校开展的普法教育变成了应付式的、功利式的宣讲。有一次，他接到当地税务部门的申请，想组织校园普法活动，给小学生讲税法。“我真不知道组织这样的主题的活动除了能帮他们完成政绩以外，能对学生起到什么效果？”他质疑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即便是一些从思想上重视法制教育的学校，法制教育的效果也同样难以保证。

柳州市第十六中学是该市第二批青少年法制教育示范教育基地，校长黄健明表示，学校安排4名教师，每月轮流给各个班上一次法制课，教材用的是广西地方教材。

学生愿意上这门课吗？听得认不认真？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黄健明说，“这在教学质量上没办法控制，因为毕竟是选修。”开设这门课的本意就是学校要力所能及地普及到普法的义务。由于课程设置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顶层设计没有规定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就算你推进地方课程，它的主体地位也不足以凸显。另外学校招老师也要按编制办事，上面规定开设哪些课程，才能招相应的老师，这也导致中小学生在没有专业的法制教师。他期待国家在“十三五”制定中长期的教育改革规划时，对课程改革做相应的调整。

(实习生谢钰 薛瑞环对本文亦有贡献)

校园暴力的根源在家庭



本报记者 李超
实习生 刘翊

“虽然看上去是校园暴力，但是根本原因在家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何挺副教授说，不管是校园暴力还是校园外的暴力，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原因。

江苏泗洪初中生被打死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某来自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而前些日子发生在贵州毕节悲剧，也是因为几个孩子平时缺少父母的关爱。他们遇到困难得不到支持和指点，不知如何处理，从家长方面获得的有益信息比较少。

江苏泗洪初中生被打死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某来自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而前些日子发生在贵州毕节的悲剧，也是因为几个孩子平时缺少父母的关爱。他们遇到困难得不到支持和指点，不知如何处理，从家长方面获得的有益信息比较少。

目前，学校的法治教育课让学生有了法律意识。何挺认为这只是是一种防治——让学生知道怎样的行为是不好的行为，怎样的行为会受到处罚。最根本性的还是要让学生知道：这样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恶的行为。

在现实中的很多校园暴力案中，施暴学生可能不到法定年龄，既不能开除，也不能走刑事程序。

何挺认为，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规定的刑事司法制度以外可以参与，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要依靠社会工作者，对施暴者进行心理的、日常行为的矫正，并了解哪些因素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原因。

校园暴力对双方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是被施暴的一方，可能会产生厌学情绪、对学习和以后的发展可能有很大影响。西方国家比较多地使用恢复性司法。如双方可以组织面对面交谈，被害人可以提问“你为什么选择打我”，因为他被打的时候可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对他可能是一种必须要走出来的心理阴影。

何挺说，针对已经发生的、没有达到打人致死程度的校园暴力，对于恢复双方因这件事导致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是有帮助的。大多数实施暴力的未成年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个过程对他本身也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可以请双方父母加入，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做法与家庭日常教育的关系以及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对别人家庭造成的影响。

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的措施。比如学校没有办法开除他，那可以要求他在学校里做一些事情，比如负责打扫学校道路两个月等要求，这样既能帮他反省自己，也能做对社会、学校或者被害人有益的事情。

何挺说，针对已经发生的、没有达到打人致死程度的校园暴力，对于恢复双方因这件事导致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是有帮助的。大多数实施暴力的未成年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个过程对他本身也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可以请双方父母加入，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做法与家庭日常教育的关系以及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对别人家庭造成的影响。

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的措施。比如学校没有办法开除他，那可以要求他在学校里做一些事情，比如负责打扫学校道路两个月等要求，这样既能帮他反省自己，也能做对社会、学校或者被害人有益的事情。

何挺说，针对已经发生的、没有达到打人致死程度的校园暴力，对于恢复双方因这件事导致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是有帮助的。大多数实施暴力的未成年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个过程对他本身也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可以请双方父母加入，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做法与家庭日常教育的关系以及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对别人家庭造成的影响。

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的措施。比如学校没有办法开除他，那可以要求他在学校里做一些事情，比如负责打扫学校道路两个月等要求，这样既能帮他反省自己，也能做对社会、学校或者被害人有益的事情。

何挺说，针对已经发生的、没有达到打人致死程度的校园暴力，对于恢复双方因这件事导致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是有帮助的。大多数实施暴力的未成年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个过程对他本身也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可以请双方父母加入，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做法与家庭日常教育的关系以及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对别人家庭造成的影响。

在法律体系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弹性化、个性化的措施。比如学校没有办法开除他，那可以要求他在学校里做一些事情，比如负责打扫学校道路两个月等要求，这样既能帮他反省自己，也能做对社会、学校或者被害人有益的事情。